



GILLETTE 与数字三

数字三每天都跟着我。

每时每刻。

每当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它就出现。

几天前，我醒来时发现右边下巴底下有一个小肿块。

大约一颗球那么大。

我妻子问我那是什么。

我给了她唯一说得通的答案。

既然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出门旅行了——也许是因为等待，也许是因为不得已，也许是因为睾酮分泌过剩——第三颗球决定长出来了。

而它长在哪儿，可不是我选的。

我妻子笑了。

她叫我别犯傻了，去看医生。

可是看什么医生？

全科医生？

医院的医生？

专科医生？

家庭医生懂得不多，似乎靠做实验过日子。

医院的医生靠快速处置过日子，不必证明任何东西。

专科医生要收钱，所以不适合我。

急诊医疗服务似乎是一堆最坏的选项里最好的一个。

一位女医生打开门，问我要什么。

我还站在大门外面。

“我知道隔壁就是蔬果店，”我说，“可这里真的是诊所吗？”

“是的。您要什么？”

“两公斤香蕉。您让我进去，我就告诉您要哪个品种。”

她笑了，打开了大门。

然后她看到了我的脸和我的第三颗球。

手套出现了。

那个部位被检查了一遍。

腮腺炎立刻被排除。

那个我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挺过来了。

判决来了。

淋巴结发炎。

需要马上检查。

“医生保障收入”行动正式启动。

三张处方：

一种抗生素。

一种类固醇。

一次超声检查。

还有一个承诺：三天后回来做进一步评估。

接着她拿出一张纸，开始写说明，解释超声检查该怎么做。

我笑了。

“您真的确定，您的同事需要书面说明才知道超声检查怎么做吗？”

“您说得对，”她回答。

然后来了那个躲不掉的问题。

“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我是病人。

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蔬果店里。”

我站了起来。

“我回家了。

我用大蒜给自己治。

然后我再告诉您结果。

您是少数真能熬到退休的幸运儿之一。

等人们发现了效果，您的很多同事可能就得另找职业了。”

我到家的時候，妻子在等我。

很担心。

她想知道诊断结果是什么。

我叫她别担心。

我很快就又要出门旅行了。

那个肿块大概会消失的。

说不定在飞机落地之前就消失了。

Ferdinando